



文經卷第四十四

古文丙 總六十七篇

吳興妣

鉞

纂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

劉蛻

時議三篇

元結

鹿門隱書六十篇并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遊不遊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  
 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玉能旌山夫谷民之善者  
 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背之勇近乎力  
 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  
 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  
 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  
 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能罷走及虎  
 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而虐物貪勇以喪生然後世  
 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  
 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民為淫賊然後世之

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啟畜乘龍周穆燕瑶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為取反取為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更善於  
竹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  
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  
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鳥羊獾獬尚  
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為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  
媯履大迹而產稷是也常禹之母夢熊而生百不然者禹誠是熊  
吾以聖人為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脩而至乎曰聖人  
者天也非脩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脩然後能聖且堯為  
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為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脩哉后稷  
之戲必以藝殖焉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脩哉蓋脩而至者

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之者天資也非脩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六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兇之暴蛟龍之害者必各人司流竄者必勢上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兇乎蛟龍乎是天不為人幸也非人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為心之阻悔焉思子不為其所不為小人為其所不為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絜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絜當危能慎戒也非具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公道有赤子將為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欲謀

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惟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

夷廉於天下不為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為不恭矣取志

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為大矣○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

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

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

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昆蟲禪於地氣也

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

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況能禪於天地乎

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壽也

舟之有佗五物反動舟舟猶人之有道也佗不安也舟之行匪佗

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佗匪道不行是不行而

行也夫秦失佗於項項遺佗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

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為也與之

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

伯夷不仕非君不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為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為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濶吾去濶而取辨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莫而不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腐夫至乎是者為心乎為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濫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吝今之儉也吝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

勇多於仁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脩孔明之徒恥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周期而奸周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

吏非被重刑不知奸周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

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

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為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為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若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

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魯具者仲尼之駑駘也守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萬千人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

亦何異哉伊臯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其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  
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其乎賢惜之過  
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况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海道而貨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長其化之  
不行善之者喜其聲之必至

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曰屋之人斯禮豕  
亡悲夫

幸君之怠而見微亂已之離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舉因人不  
樂者必爲正夫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迤坦途無不之也斜迤亦無不  
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迤者有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毀言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明君善至臣者不狃哲士善至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所謂賊  
民今之所謂賊臣

奸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善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  
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  
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

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脩人不正  
不見此之謂四正○螾蟻不常見君子慕聖賢鳥鳩常見小人捕焉噫

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鵲鸞焉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  
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

或曰將處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諉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諉君交未至而責交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誑也自尊其長孩孺不得而嫉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愛雖至而不嫉讎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樂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諉尚愈乎進  
呂箕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族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族噫吾之道猶與箕乎陶族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平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古之醜管也為酒今之醜管也為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意錢格筆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人之族耳

古漁父四篇 有後序

劉蛻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逆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讎獵吾父者曰今日九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罟末之年富於澤上三聞叟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夫之年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馮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鉤魚方眠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盍戮於燮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般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

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哭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鬪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白訟於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射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眊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偽以給一器之魚學偽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尚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爲之箋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動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詩議三篇

并表

元結

臣結言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留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唯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安用負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說爲三篇命曰詩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

詩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逸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采心爲盜有凶勇之徒攻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三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凌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能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險尫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或轉徙流亡今臨敵將士多羸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



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行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言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免旒清晨纓珮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殿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濟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備天下曰無事矣

時議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國家兩存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貨財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妻如身能存者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况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後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若安吾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入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于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並冤怨如公直亡

矣忠信失矣寃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屬議于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常言及言雖殷勤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凡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則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文粹卷第四十四

文粹卷第四十五

古文丁摠三十一首

鉉纂

言語對卷拜禹言李翱

拜嶽言陳黯

冶家子言陸龜蒙

齊處士言素皓

英雄之言羅隱

言鑿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牛僧孺

設毛延壽自解語程晏

對禹問韓愈

濟為瀆問李甘

寒泉子對秦惠王陸龜蒙

齊司校對程晏

真龍對盛均

愚谿對柳宗元

紀梁公對楊夔

荅問諫者陳黯

經旨

文道元龜尚衡

禹誥陳黯

補逸書白居易

疑經司空圖

正尸祭皮日休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

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迺徹蓋整衣馨爐瀝觴頰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耶官耶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貽嚮而荅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螭焉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恩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鑿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且始鑄田器歲東作

其末如者一撥不敢起吾

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集益倍民竭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集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天武王聞之懼於是苞干戈觀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表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鄉士顧謂丞相曰子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誼懽快喜相聲曰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為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耶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鹹鹵民時而煮土有禾黍民時而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田百姓憂而聖人然句絕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

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鹹鹵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可  
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蠹而郡黠邑剋而吏齧吾視宋人  
之泮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溥民  
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  
而謝曰吾將聞執政者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  
勿施吾將狂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豺獲焉衣  
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王帛而取  
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  
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取劉則曰居宜如  
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  
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常人乎是以峻宇  
逸游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聚

李華

晉侯方畱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  
大夫何以為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去  
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惓銅鞮之宮馮豐肥倚柔容更衣  
被珠王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  
君以除君疾為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  
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為過敬惟所擇客曰臣饜而馳  
十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膳鱠佐飯而已其  
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濁而浮色寒而  
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為也亦不可為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  
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  
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  
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郊  
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  
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  
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絲絲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

覺登原赤霄冒頂舉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石  
無聲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黠以當戶容杳杳而葉葉若若堅刃  
與慢塗呀將折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小往而大蒼聳崖峴以  
日曠呼劔反穿偃仆而雲晉鳥合及濱江臯衍百里芳草往往白  
沙日炙自皓澹俞皎反綠野芊絳走舉蒼連箇輅梗梓橘柚之林密  
孕元氣寒暑若一翳不流風幽不漏日復徂飛走經息百態啾啾  
互號終昕竟晦墜英紛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履黃鳥特  
鳴白鷗飛度臨險瞰江江隈爲潭度度刃凌不動常有神怪龜魚  
涵泳露鱗出介纖草以颺風颺賦淡波起崩濤迸流勢不得止精  
怖菟怕毛骨洗初淩然攀木瞑眸猶懼踏泉頽麓疏冗繁源鼻  
歎支流澹澹鋤耕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躍  
而後逝初疑可及忽似無際旋去眩迴擘胡骨沔鋪明泊鋪郭允  
宕輓姑本石散磨火發川上纒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煙微蒼通波  
滿望澹澹澹澹澹澹久而生垠浙浙飛雨冥冥起沅沅湘春生蒼梧日  
晚聲與聽盡色隨望遠頻行荷華組繡一川望羽族之多紛合

散於水間泛隨流而將下時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駭沉起雲翻  
不相傷貌豫體閑緣涯疊觀照江成霞碧水漣漪淺深見沙旁經  
聞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堞崇山  
峯墜鳥獸狂悖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鱗傾家取不相及者  
以粒計君祿之衆半於平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  
奉養之侈率與是侔楚王甚奏而楚人甚病申叔講老而不與政  
言未畢晉侯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爲也何哉客曰此未  
足累楚故曰可爲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爲也晉侯色生力起片  
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幸閒矣客乘時而動之曰  
楚使令尹司馬理兵于北疆以臨弊邑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  
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  
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爲請寡君曰是出於人  
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  
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弟不自保於楚師故整以相勞秦人感君

吟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生不戰之術也晉侯洗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脩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整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瑯

齊威王問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女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為近耶夫宮中之近也為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為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也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廷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去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其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評其花哉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太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堯舜之子而當不淑則

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也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授其亂禹之後四百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

濟為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溫溫令送于溫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濟瀆耶令復曰然侯曰河五望也其橫千里渾猛如冰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別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瀆也今盡涸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深而曰與河同濶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音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潛積沙淤塊千里不厭不窮益壯其流卽汶而東終能發於輸海此其所以為瀆也今河負其強太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我狄間齊涇渭幽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著也執事豈以大為賢乎侯默然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紉從連橫事說大

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上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濟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醢雞不能混雷嬰兒不能抗鳥獲者響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諫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隼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相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坻豈連雞不能俱上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天齊荆二晉之人病於兵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縛鈔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箒父子兄弟之血則後踐野



卓齊竟為燕氣起骨化魏士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情  
感酸骨立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怙怙安卧秦  
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齧  
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閣下  
士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衙敗東向以背秦大垂則奮氣入則也  
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離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以  
見宗廟寒泉享耕於鄆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秦教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殺對

程晏

齊境多殺司殺不理景公召司殺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  
殺也公曰君廢其職及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  
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  
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斲有蚊蚋撓其背毛必知鼓耳搖  
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乎  
嚙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丈公誠職臣以司  
殺請司朝廷之殺然後司封疆之殺也朝廷之殺其職當風于食君  
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殺蚊蚋乎  
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  
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爾竟坐司殺以不  
事晏子曰司殺死田氏為鼯鼠於齊矣

真龍對

盛均

客有抽時賢待已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好假而憚其  
真誠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著殊未真翔來庭宇者愈偽矣何則  
夫靈濟於物無求於物無求於人實龍徒也今聞葉公鱗畫其象  
則摹形趨之是欲濟乎豢育宛蛇魚類耳真鳥在哉曰然則擾于  
真鬪于鄭者非耶曰妖而怪所以幽王首身子產不禮焉率假物  
矣彼甚具能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汎或蟠于夫或巢于田或翼于  
人或為馬或為劍有伴於此靡徒不居其在天也樞紐陰陽不蹉  
厥常其在田也贈腴疆土庶彙蕃庶其在人也珠媚心瀾呀成智  
門其為馬也而體柔油徧崇九州其為劍也鬼淚淫淫秋江萬尋  
至如拔雲則十雨時需銜照則三光遞照是群龍也繇古今而不

僵溼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元悔於時  
豈獨矯矯擯端乘路威於葉公而誇瓜豨哉是謂妖怪假物也客鉞  
眉而俯不復拙言

愚銘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然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原乎使子為愚耶  
有其實者有名固從之今子固若是耶子聞問有水生毒蠱萬氣中  
之者混沌嘔泄藏石在瀨連鱸縻解有魚焉劔牙鋒尾而獸蹄是  
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愚谿西海有水散渙而無  
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  
掙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貽若眈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  
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淫雍之西有夙險若漆不知  
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各也彼得之而不辭  
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具也今子其清與美為之所喜而又功可以  
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去居乎而辱以無實  
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詰耶柳子對曰汝誠

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  
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  
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之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居焉久留而  
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  
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山迴隱蒸鬱之與  
曹螺蟻之與居性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曰駸駸以遊以闖闖以  
子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  
育天下皆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  
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  
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  
之所往不足以中吾喙涸汝之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  
茫茫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樂無從之風而我從之  
火吾湯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放而游不知呂梁  
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行榛棘僵卧呻  
蟻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限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知

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此谿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與見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閭闈後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懼伏内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止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實之蠹將翦樹而弃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全匹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執鳥於鳥為乎執鳥於鸞皇乎執鳥而無別不如不執鳥矣天后默然

答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者諫秦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耶殷無比干耶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遠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備是為難矣昔嬴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身暴虐奢侈古初無幾故非必為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九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泉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顛鼎鑊謬謬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昔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文道元龜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忝藉於休敢著元龜以叙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  
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  
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為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  
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闡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  
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為  
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為下等其思全思也可以紀物義也可以  
動衆德也可以經化今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為之實  
後乎言言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  
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述言必有  
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  
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情逸則氣高  
高者求清麗者求婉恥乎質貴乎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  
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著事於軸乎天人之際道  
連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奧苟失其道無  
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彰然今之代其多  
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軌物範民安邦叙政其難致  
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焉

禹誥

陳黜

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讓于益故啓不凶又授  
而書無典訓黜追其旨作禹誥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授無  
疏親親惟其人德之肖仇敵可道之違昵愛不可苟昔堯舜傳人  
今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其念之陶  
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  
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苟汝後之不克肖  
宜復于堯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為世有之嗚呼不賢而  
毀其器俾後源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補述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  
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

睿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  
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珍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  
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  
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  
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之聞曰爲邦  
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  
怒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擗者  
匪我攸聞小子履復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緒克濟厥  
功其有傲師徒戒車乘敬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  
龍命者有常刑明賞不愆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  
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求於魯耶不然  
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  
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  
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  
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耶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爲晉侯諱召  
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  
垂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恰其貨而侮王命  
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書其稽命曷不書  
曰天王使其責貢金儻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其來徵貢  
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思疑仲尼書天王使來句絕求金是使乎  
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  
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正尸祭

皮日休

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窮其思也  
乃象其生極其教也夫禮也者以守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  
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醑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教也今視唐禮  
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受尸受福于神象乎醑尸嗚呼唐有天下化  
千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蟻漢蠓魏豈能守周孔禮制哉故

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匪盥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  
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十親射也自漢魏已來惟以毛血  
爲薦是也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者艾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  
氏亦以疏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蔽息  
廢闕相接至此耶豈不然之使後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  
祭尸不當廢也已

文粹卷第四十五

文粹卷第四十六 古文戊 摠二十四首

讀

讀荀

韓愈

讀墨子

韓愈

鉉

纂

讀鬼谷子

來鵠

讀司馬法

皮日休

辯

諱辯

韓愈

辯文

獨孤郁

辯謀

陳黯

辯害

羅隱

時辯

沈頴

三子言性辯

杜牧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太華仙掌辯

王涯

廬江四辯

盧潘

解

進學解

韓愈

仲尼不歷躬解

盛均

文之章解

韋籌

獲麟解

韓愈

國之興亡解

李華

象刑解

沈頴

人旱解

盛均

工器解

程晏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命解

李翱

叛解

李甘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  
 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子孟氏因  
 雄書而子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  
 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  
 錯雜然先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  
 已耳揚雄氏而已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  
 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  
 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去之故詩書春秋無  
 疵予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  
 乎醇者也荀與雄大醇而小疵

讀墨子

韓愈

儒幾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若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  
 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讓弟子疾凶世而名不稱不尚  
 賢哉孔子不與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  
 堯舜同非桀紂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子以  
 謂辯生於末學各務集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  
 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讀鬼谷子

宋鵠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溫良忠  
 恕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朝祀邊豆時修衣冕  
 屨製其天下之書則牆表數整林軸麗麗斯可謂教導之備者  
 也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祿隋乃曰三  
 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  
 示之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容  
 動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給激訐怵固呼哩離合揣測反覆險滑之  
 術采備於章旨余讀之知六國之時得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  
 盜祿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已降至于漸離之後其中有數篇者  
 乃今之粉兒乳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捍合飛箱皆篇名實

時之常態是知漸醜之後不讀鬼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嗚呼聖人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多學校廟祀之盛孜孜矻矻則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難耶鬼谷之書三卷而已代不家有則何自然符合奧妙契人心之易耶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愨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抑余瞑目放已陶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蒼頡文字鬼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耶吾今不覺毛磔膽寒者是疑今之復有鬼谷新書而懷之者則吾不知其備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取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為諸侯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謂大公孫也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世也何異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嘯我善為戰大罪人後之君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為猶士焉

諱辯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與與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用是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蒞與丘同音鳥草之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而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周公曰克昌厥後又曰後發不斯孔子不偏諱二名孔子曰宋不足徵也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曾子曰昔者吾女又曰楊裝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一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



子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辭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諱為近代宗廟諱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邪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邪今世之事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辯文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正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文位乎上人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

使支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斯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也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邪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以矣病不然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丘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耶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耶夫天地八卦春秋確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為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十六纖靡而無衣者多給目文與藝嗚呼

辯謀

陳黯

覆載之中曾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為己而鮮為人故有  
 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  
 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  
 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  
 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積  
 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為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  
 殖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  
 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德齡不復磨滅其利  
 身又何如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  
 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侔於古  
 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  
 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  
 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辯害

羅隱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為害也則絕流  
 不顧漁人之鈎網其所舍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天道而行者救天  
 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  
 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哭奚  
 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  
 鈎網者也於戲

時辯

沈頌

論者以五帝不迫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迫於五帝時變也五伯  
 不迫於三代時變也孰曰時其在君乎在臣乎在民乎沈子曰在  
 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古若羲若軒若陶若虞時  
 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武王若齊桓公若晉文公時在臣也若夏  
 之桀殷之辛周之赧秦之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為皇為帝  
 時在臣則為王為霸時在民則為禽為虜為禍矣夫君德日勤時  
 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不  
 任君臣吁唯明君而能知時之所在乎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天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眾可上下之性愛怒

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三子荀得多矣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刑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歐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太華仙掌辯

王涯

四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一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為

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  
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寨之壅不得去有  
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跣而北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太華河  
自此洩茫茫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而惑乃往觀  
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  
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  
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  
所為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  
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為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始  
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  
連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此靈之運為何古乎在大  
初開闢之始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為開闢之始也豈  
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万象茫昧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  
一靈與其道借有其事自為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  
傳以為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奠乃曰導河積石

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  
天地天異之若此而與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  
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汨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  
不有危陷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為虎牙而背者為熊耳  
角而嚙者為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  
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  
駭跡猶存之辭以為該聞精達常以真惑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  
明暨觀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  
為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廬江四辯

盧潘

凡作事必法古各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  
破國為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巨楊  
州之地為九江鄣諸都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  
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  
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云即彭蠡也今彭澤縣西

吾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由此名也廬山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段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為淮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衡山王應劭曰廬江故廬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為廬戎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宜城西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果淮潁略廬嶺為淮南顏注云廬嶺二山名也嶺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大泚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為廬而名山為西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帝南巡封俗為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各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云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黟彭澤九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于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各地為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是

右辯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廬戎兩軍之杜注云廬亦為廬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今房州上庸即其地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食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勾澁勾澁楚西境也

似廬哉。梁侵庸，或制廬。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材。顏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廬，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因地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不與夏皆滅於楚，以滅而滅，孫辰歎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六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睹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於一源分而為肥，亦同也。故曰合肥而去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辯合肥

按圖記：令治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治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志：荊州記皆云治父城在荊州荒谷西北小城，即治父城。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治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同食異振，廬之所安得復有治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於城，豈囚於山乎？余按今治父山實有鐵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辯治父山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駿良，占註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反。蒲麻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去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能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

或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今且多務得細  
大不指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舐排  
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子罅漏張皇幽眇尋隊緒之茫茫獨旁搜  
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  
沉浸釀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无涯周  
誥那般盤屈求勿聲牛膠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  
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德可謂  
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且先  
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  
疐音捷後動輒得咎斬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  
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重齒齧竟  
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  
細木為桷榑榑侏儒椳音闌居音各得其施以成室  
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並蓄行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新卓  
坐為德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  
以明報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論以與莊讒于楚蔡聲蘭  
陵是二師者吐辯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音聖域其遇於世  
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下要平其中文雖  
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麻非平廩  
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  
篇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  
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賄之有亡計班賈之崇  
庫賄忘已量之所稱去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誥匠氏之不以杙  
為榱而此言醫師之不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猗苓也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  
仲尼觀禮也天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故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  
國駕帛音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也表

非道狃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為宗矣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祭亦無財矣官至司空結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天子觀夏道則之杞觀魯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辱聘哉

文之章解

韋壽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燿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放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問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侯性其祖者也參<sub>其南</sub>以爲字而章于中庸朝性侯者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畢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燭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之文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sub>諸國卿</sub>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之狀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國之興亡解

李華

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



死病則死扶之者死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惑苟而無恥  
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  
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眾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趨便中時謂  
之工觀其燥溼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  
糊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有  
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開東闈氣沮志衰志亦從化倖於生者  
災炎而匹合死於正者無繼麒麟悲鳴鳳鳥  
垂翅鳴鼓害翼大呀毒喙則蛇鳩虎狼之徒其可向耶  
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此緩而不請歧緩視之而  
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象刑解

沈頤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  
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笞扑焚毒車五而人  
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  
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眾刑者  
眾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何  
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  
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民不知冠之髻之為勝但見眾而為  
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  
以少為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眾刑者眾則  
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凡或之  
心知恣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笞之不足以為法也何  
者善惡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取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為  
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  
已以為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為恥也皆以為為戒也愚故曰非徒  
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

人旱解

盛均

涿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  
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譟之昔歲嘗然農剩  
澤及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

道囊有書一幅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蹇陽肆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飢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黷于下百姓焦愁結成假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兩是猶乘擁滴海參羊望翼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耶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為器也及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闕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駭弱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輶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有媢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疆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輶而歸也二者皆弗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媢媚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

德

於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窮憂輶之苦而無

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爲鄭  
薦蔡京益京辭李商隱子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  
夏雲之得龍秋孤之發天冬鑑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  
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  
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  
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巢木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知  
比干與紂紂相知哉果相知哉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  
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爲余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  
是書之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  
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  
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  
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盍  
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與立諸卿大夫之  
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  
向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由不可受况富貴  
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爲也何智之有  
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讎而叛解曰盜賊官冢雖乎且怙其財而強索之若  
寃其主也申恒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  
下有士家之有紆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恒葉縣非盜  
歟恒擊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爲之乎有賊  
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  
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爲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  
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爲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爲賊  
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去三年爲蚤也勝天下之  
有萬

乘之月之閑耶曰以彼晉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倡且淫為妻且禁乎

文粹卷第四十六

文粹卷第四十七

古文已 摠二十六首

吳與姚

鉉 纂

說

天說

柳宗元

朝日說

柳宗元

借說

柳宗元

師說

韓愈

儉不至說

來鵠

水樂說

元結

訂司樂氏

元結

捕蛇說

柳宗元

貓虎說

來鵠

說鵠

柳宗元

說天雞

羅隱

田說

羅衮

竄利說

李升

原晉亂

楊夔

吳相客說

表皓

雜說五首

陸龜蒙

雜說四首

韓愈

評

祀黃熊評

程晏

漢史赫具蔡弘羊評

張彥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三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

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疔贅瘡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蠹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溲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之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考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疏癰痔草木耶

朝日說

柳宗元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龍君其掾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瑤廡拜謂之夕郎亦出是也故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采朝之日秋夕之月若是之

于世可乎余從之

禮說

柳宗元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于戶部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愴悅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愴悅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盲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去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去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身也心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之書而日其句讀者非吾

謂之 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  
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  
夫之族曰師曰弟子去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  
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  
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與  
聖人無常師葢弘師襄老聃邾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曰三人行  
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未必不如師師未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  
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  
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詒之

儉不至說

來鶴

翦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遽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耶委餘食  
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遽相駭曰家之何處弃食耶燒衣易驚弃食  
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  
用之人廢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  
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

公孫弘為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  
服晏子為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  
戲馬千駟

水樂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磴之懸水淙淙然聞  
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磴即懸庭前之水取敲曲竇缺之石高  
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元結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  
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磴及庭前懸  
水拍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曠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  
子元子謝曰以山病餘惰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泠  
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為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汗  
辱君子之車僕樂官至李川問曰尚旣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  
為汝

汝豈不知彼為司樂之官在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





之終 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獲 矧化之猶與  
其來况迎之耶噫吾亡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所然而笑  
曰豕為鼠迎貓為家迎虎皆為害乎食也然而貪更奪之又迎何物  
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說鷓

柳宗元

有執焉曰鷓者巢于長安焉福浮高有年矣浮高之人室于其下者  
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鷓也必取鳥之及握者完而  
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且則執而上浮高之跂焉者縱之延  
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者巢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因北亦  
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者耶是故無辨位爵祿之  
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殼卵而知攫食决裂之事爾不為  
其他凡食類之飢唯且為甚公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絕  
有立者乎用其刀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  
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  
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  
之徒今夫梟雉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而進於走是不近  
於煦煦者耶今夫鷓其立趨然其動素然其視的然其為革然是  
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噫若鷓  
者吾願從之毛耶翹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志飢

說天雞

羅隱

祖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煥毛羽不彰  
兀然若無欲啄意頃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  
謂之天雞祖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者  
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何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  
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衣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為不善  
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繫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其土乎

竄利說

李耳

鼠

鼠言竄利也利所趨也所鼠也吾將為之所為也吾豈

人之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絲  
害於利也。且謂螻蟻大於麋鹿，則許之。許不許也。然人顧而遭  
螻蟻，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蟻，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  
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  
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蟻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  
居於利，則螻蟻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耶。長  
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伯蔡  
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取豈忍  
乎。從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飢寒而道路死者，有  
如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豈害  
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不忍乎。  
故曰：吾竄乎，公竄鼠，吾鼠利也。如此，俛讀倚詠，孳孳於策試者，  
竄鼠而非耶。然五豆之所竄，鼠乎心也。不竄乎身者，趙狐正晉先盟，  
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嘗鼠吾身哉。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翳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  
阮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下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  
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汙毒時風，奏請鞫之。  
以上類俗王尊，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  
是紮源端本之日也。猶乃冀馬駕為崇，翁佻薄躡諸敗跡，踵其  
覆轍，以此初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汎巨浸，操朽索以  
馭奔馬乎。設或行下壺之奏，黜浮偽，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  
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  
亂不自敦峻而稔於道亨亮。

吳相客說

表誥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  
相君不聞物之化者耶。蛇化為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  
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為國，之人見家必笑大  
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由知  
而不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人也。丹均而不能嗣，而况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豈曼憎舜使塗膏浚井醜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注此涿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壻于天子頑嚚嫚友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之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非使晶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邵侯妻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弃之亦命之曰弃邵弃為稷官秦民賴之宋弃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音無他旨在乎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獨褚師呼聲子結

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

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奚襪帶之足云

柳一季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

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茫窮乎無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雷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而

而夢 侍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紀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跡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魯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乎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六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

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邪

祀黃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產曰熊之神化為黃熊為夏郊三代之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伯也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熊為夏郊三代之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耶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熊若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豈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況祀為夏后熊有歸祀又不為厲是不可祀者五也子產言崇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崇吾取之矣黃熊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豈能安可執加熊厲而為昏越之祀哉

史林異象弘羊評

張或

稱引三推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  
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  
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  
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  
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  
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  
謀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  
制也而况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  
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  
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  
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  
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析秋毫  
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工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  
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繁已自守不及時

知弘羊罪欲烹以致兩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  
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文粹卷第四十七



